

外交報彙編

第十三冊

論德國對外政策

譯

英國一千九百零八年十月福來報

摩洛哥之事。凡忽視德國對外政策者。均不以德政府對摩之方針爲重要。而淡漠相遭。夫德之對外政策。實以聯俄而離間英法爲宗旨。當畢士麥秉政時代。德之外交。頗得勝利。惜無繼起而與之媲美者。蓋畢於列強。固欲其拱手聽命。悉受指揮也。而孰意大謬不然。有出於畢之意料者。各國攜貳於德。羣起猜疑。而英法二國。乃以加親。卽此觀之。足見德國外交之失敗矣。而德人在摩之布置。類多強爲干預。亦可見其於英法之協約。實已決意破壞。以使西方列強。互相嫉忌也。然德之所謀。終於無效。於是各國有大會於柯爾基亞。釐定摩事之舉。自茲以往。英法之邦交。恐將愈益加厚矣。

今日列強之邦交。較之拿破崙第三時代。而尤爲輯睦者。亦英俄二國之和衷共濟耳。此固法國前外相德加士之所希望者。然德人於此。竟能百出其計。以使德加士解組。謂非德國政策之神變而何耶。

德加士初入外部。俄法二國之邦交。乃以加厚。而於百凡對外之事。輒欲悉任己意。以爲之。時義大利有意仇法。而德亦能運其計謀。與之立約。於兩國在地中海之利權。擴而大之。當一千九百零三年。與英外相藍斯唐伯爵。往來至密。欲以棄嫌而修好也。明年四月八日。英法協約成。埃及摩洛哥之事。亦詳載於協約。法政府聲言摩國政界情形。不欲使有所改。英政府明知法屬與摩之邊界接壤。故法之在摩特權。亦已承認。而任其於摩國行政財政軍政諸大端。出而相助。然則英法於此。固實已公同允許。彼此力助摩埃兩國也。

一千九百零四年十月三日。法班二國條約成立。西班牙遂遵英法協約。尊重摩國領土之主權。然自兩約交換以後。而德法之爭端。亦以遂起。固非立約之初所能意料及之者。當英法協約尚未畫諾之前。時爲三月二十三日。駐法德使往謁德加士。詢以英法之簽約日期。德加士乃詳告以法國情勢。且謂法政府極願保全摩國之政界情形。摩王之權力亦可鞏固。而亦未嘗無益於各國。德使違之。半月。英法協

約畫諾。然未布告他國也。德加至乃電令駐德法使。將其所與駐法德使晤談之言。轉告於德外相利多芬男爵。德加士之未與駐法德使相會也。德相曾於四月二十四兩日。提議摩事於議院。且謂法國對摩之政策。德國斷不阻之。十月七日。駐德法使乃將法班立約之事。轉達德廷。時德國亦無異議。德外相亦謂德之於摩。志在商務。固不圖有他項利益。英法之約。雖爲德所疑忌。惟一千九百零四年。德之官吏。未顯以英法對摩政策爲仇也。至一千九百零五年。其爭端乃發見耳。是年一月十一日。駐摩法使特往費司。以法國所擬改良摩國法制。商之摩王。二月十五日。法使復與摩王及其貴族商之。至三月而未畢。二月二十一日。德皇乃告其駐摩領事。謂法之舉動若此。若已得歐洲諸國之公認者。摩王其果奉行惟謹乎。至是而德使與摩王。乃漸出其計。以破壞法之政策矣。駐摩署理德使。於是移牒駐摩法使。謂法人所立摩國條約。德外部未嘗與聞。可不遵守。孰知當時駐德法使。已奉政府訓條。轉達德廷。特德政府未嘗切實答復耳。未幾而德皇至摩之天基亞。有所演說。此實足

以煽惑摩人使之仇歐也其演說大旨則謂德之用意乃以保全摩王自主爲目的德國報界於是同聲附和德之半官報亦謂法人不宜干預摩事宜由各國派員會同研究且其語意若隱謂英法協約足激德人之怒又聲言德外部之宗旨欲迫令法國俯從德議四月十三日德加士照會駐法德使謂英法協約尙未畫諾之前曾已面告其事何竟有不知此約之語果須再三申言亦無不可四月十八日駐德法使乃以此言轉達法廷孰知德加士平和相商不得要領德政府亦無片言之答復乎五月十二日駐葡德使達登畢伯爵奉德廷之命至費司二十七日摩之貴族聲請各國派員研究法國條議從德報之言也至三十日摩王亦極力贊成非之者惟德加士而已蓋德加士之意見深合近情果爲各國附和則法之運動必可有效孰知當時固有已受德國大資本家運動而巴黎極有權力之相臣魯維亞亦惟外人之言是聽而不商之於德加士乎德加士見其謀不成遂鬱鬱不得志上疏乞退至是而法外部大臣之職乃由魯維亞兼攝卽此觀之可見法之大臣遇事牴牾至使

德人乘閒而入耳。乃魯維亞甫兼外部。而駐法德使忽以大言恫喝。謂德之陸軍。今已監守摩王之後。德使既出此言。情勢益急。各國派員研究法國條議之舉。魯維亞至是亦不得不降心以相從。而窒礙之端亦漸因之以起。六月五日。德政府頒布公啓。聲明摩王政策。德必維持。凡德摩之紛爭。須歸各國專員研究。魯維亞乃告之德使。誓不承認。謂法屬邊界之警務。若歸各國辦理。法亦必不允從。當悉照法摩向有之條約以行事。彼此爭辯久之。警察問題於是暫置不議。而駐摩德使駱善則仍百出其計。要求法廷允准。惟法廷堅持不讓。無何而日俄之戰事既輟。九月二十八日。各國派員會議之舉。得以決定。自警察問題而外。他如財政銀行工程及戾禁漏稅諸端。各國專員皆得而研究之矣。

各國在摩之利權。優絀不等。英所有者。商務而已。而德之在摩商業。殊不足言。至法摩交涉。則固由來已久。欲知原委。若閱加德里斯之著述。卽得其詳。彼於法政府對待非洲西北境之政策。固備言之。法王亨利第四。魯爾斯第十及拿破崙輩之對摩

經營固嘗竭盡心力。自柯爾基亞既歸法國轄治。摩之警務。法國更重視之。柯爾基亞若能日有起色。則邊境必使平靖。不容有不逞之徒。擅入其地。且不得漫游於摩。庶不致聯羣結黨。以擾亂彼處之治安。法之所以注意於此者。職是故耳。當各國專員會議摩事之際。德人之意。欲使柯爾基亞邊界之警務。即歸萬國辦理。德豈不知此舉之法。必不從。亦謂各國當知德之於摩。頗有利權耳。蓋德摩兩國。固嘗訂立商約。德人在摩經商之資本。都凡一千萬馬克。法之條議。未嘗有干涉德商者。商業自由之宗旨。法人固早已宣布也。惟德摩商約。則嘗表明。若未訂有他約。則此約自須永行。德人注意摩事。誠不僅商業一端。蓋區區商業。誠無害於他國耳。惟德人居心巨測。自必別有作爲。即所謂德人夙有略地海外之念也。德自振興商務。海軍擴張以來。輒欲謀取海軍根據地。以及屯煤之所。數年以前。德之有勢力者。嘗謂德之欲佔取摩吉多也久矣。若果爲強國所有。則摩之咽喉。若已扼之。當各國專員會議摩事之秋。德相褒洛親王。曾向駐德法使提議。勸法佔取摩國一港。當時輿論。皆謂德

已隱有佔摩吉多之意。德相雖飾詞以自辨。謂佔據港口者。若僅一法。則德亦無輕奪他人土地之理。然西班牙若見法佔摩地。亦必在其對岸。索一港於摩。誠若是也。則德國有機可乘。而收摩吉多以入版圖矣。一千九百零四年四月二十日。德人大會於衣司林堅。當是時。德人力請德政府擴張在摩權利。五月二十七日。由德國蘭藩會宣布此意。非爾伯爵又謂德政府亟須乘此時。謀取海外土地。俾僑民有所託足。德人之赴美者。已有三萬。若能使其轉徙於摩。雖有戰爭之險。亦所不計。惟據摩以有之可耳。越數日而德人復大會於羅畢。重言以申明之。有博士腓沙者。謂摩若見分於各國。德須佔據羅弼以南之地。然以一千九百零五年之摩觀之。尙不至有瓜分豆剖之兆。夫法之於摩。固甚願尊重其主權。保全其領土也。彼德人之志在略地。迹象顯著。至使英人聞而大譁。宜其飾詞自辨。謂無佔取北非洲土地之意。一千九百零四年。德皇嘗以語西班牙王。而德相乃又從而辯之。噫。德皇與德相之言。卽非真實無妄。而以今日之情勢言之。德亦不宜覬覦摩之港口。其意固當別有所在。

也。

然法外相德加士則以爲俄法既已訂約必能使法之外交愈益自由當是時法義法英之邦交亦僅爾爾而德加士運其靈敏之妙腕竟能與義立約法義在地中海之利益遂得擴充一千九百零三年法英開議協約翌年而成旋又與西班牙訂立條約此等條約皆無仇德之意德若行其侵略之計畫則英法合力以拒亦固其所德人每謂英法協約實因仇德而訂實讐言也一千九百零四年四月八日英法協約告成二十八日德皇演說於嘉司羅慷慨激昂有宜策羣力宜結團體之語五月一日德皇至馬炎斯亦以此演說之十四日後又演說於沙畢立德皇演說如是當必有深意存於其間回溯一千九百零四年俄之陸軍大敗於日翌年三月則奉天之役日人大勝俄軍幾盡殲焉至五月而俄之海軍又大敗於對馬俄人至是勢窮力竭而元氣大傷矣時法之秉政者爲甘斯國有黨派宗旨淆雜以傾軋爲事而陸軍亦腐敗已甚德之外交官則欲取悅德皇益以法之腐敗情狀張大其詞而奏陳

之當各國專員未會議之前有迫令法相魯維亞將摩柯邊境警務歸各國辦理者德之所謀非僅在摩實欲阻撓德加士之政策使其無成耳且德人於此深斥英法訂立協約之乖謬謂一旦法國有事英必不能出而援助今爲法計不若聯德以拒英之爲妙也

有法人比遏者曾於海軍學校充教員二十餘載今著一書備述曩時比國生徒之言謂德皇平日每遇法國文武官吏輒謂德法二國當訂協約惟德於法之宜如何退讓則未明言質而言之德皇宗旨實欲聯合歐洲各國以拒英試觀德人在摩行事可知德人之意在離間英法也所幸者英國派赴研究摩事之專員與外相葛雷辦事有方乃始不墮德人之計惟德政府則時在摩與法人爲難綜觀近事可以見矣

德之報章輒謂英國所持政策惟欲使德國孤立德之執政固亦隱蓄是意孰知德人之言實未足深信乎英之宗旨乃以保全歐洲列強之平和凡與列強齟齬無不

極力調停。以冀相安無事。試觀英國對付歐洲大陸勘界一事。已可見其宗旨之所在矣。英后意利沙柏之在位也。欲使荷比二國。不落列強之手。其與法皇斐烈第二魯爾斯十四之開釁。當以此耳。一千九百零三年。柯味安和約之決裂。非以爭毛耳。他而起。實以拿破崙不允撤退荷比之法兵也。今日英國所行。悉爲舊日張本。當英之孤立也。大陸之邦。時欲聯合以拒英。以俄皇不願。事乃中止。英國有鑒於此。對外方針。於是改易。然固未嘗仇視他國。卽於德國亦無相讐之意也。英既改變對外之政策。故凡有礙俄法邦交者。必設法以除之。至英之與德義。並無大宗交涉。雖德人嘗言英與各國聯合。意在仇德。亦臆度之言耳。英以孤立是懼。而改其方針。不亦宜乎。

論間島問題

譯日本明治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東京日日新聞
吉林交涉局四川李君大鈞寄贈

中日之種種交涉。以

兩宮崩殂。久未置議。今已經過二十七日之服期。再與

交涉。而通曉中國情事。精攷間島歷史之某某代議士輩。遂於兩三日前提出間島

問題建議書於外務省統監府及駐華公使伊集院彥吉。是書所揭間島之歷史。頗爲浩瀚。而爲當局所認許。記其一斑。則概要有如左。

間島之歷史

第一 白頭山有分界碑。其所謂土門江者。爲滿人之所謂吉林土門。卽松花江之上流。不可混同之爲豆滿江。雖中國以土門與豆滿國音近似之故。主張爲土門。卽豆滿。而其實豆滿者。「トングース」語「トコン」（音合）之音譯。卽向稱爲穩城以下之流域。（自布爾哈圖海蘭軍）也。其穩城上流。別有於伊後江之名稱。於伊後江者。

韓人譯之而呼爲魚濶。漢人於元明時代。音譯之而呼爲愛呼。其不可與土門混同。

也。明甚。故卽界碑觀之。松花江以東。已可認爲韓國領地。然是說也。證之歷史之事。

實頗多不合。直稱之曰韓境。亦甚不可。然間島。（卽老爺）以南豆滿江以北一帶之地。

之純然非中國領地也。固不待言。

第二 間島之地。不問界碑之有無。考其實際。則二百餘年。已無所屬。已顯示無主。

權之情形矣。四十年前韓民開墾其地而移住。而中國流民山東人為亦漸來住於此。

而始有此雜居之情形也。今如李朝始祖之墓。本在間島。徒以久受中國抑制。而移

葬於韓境。又如中國曩昔聘韓之使臣。凡接待供應之事。在鳳凰城以東者。悉係韓

國辦理。自中國言之。其已久在化外。即在外主權固不待言。而即此歷史之事實。已足以

證間島之無所隸屬。即無主權之地也。然中國政府知間島之為有利之地。乃恣意

任便而設置延吉廳。以管轄韓民。務出其權力以壓迫之。遂至乘積威之勢。而蔑視

韓人之抗議。然韓人不聽。至於去年。猶欲維持其發言權。而弗失也。

按日人所謂間島問題。即我國所謂延吉邊務。邊吏所輯報告。其真確不移之鐵

案。已足糾正日韓人之謬說。今某某代議士復肆調言。以淆衆聽。爰亟譯而正之。

考延吉轄境。實無所謂間島。自光緒二十九年。韓人始指土門江中一地。而謬加

以間島之名。即光霽峪前長約十里。寬約里許之沙灘。華人名為假江者是也。然

其時中韓兩國邊吏所爭論者。僅此假江。即光緒三十年。日本內田公使致我外

務部之公文亦未於土門江中假江之外別尋間島至日俄戰後日人守田利遠著滿州地誌始妄以海蘭河南土門江北寬約二三百里長約五六百里之地爲間島於是日本各報捕風捉影更妄以土門江北松花江南夾波溝一帶之地爲間島今觀此建議書又妄以間島以南豆滿江以北純然爲非我國領土吾更不知其所謂間島者果何在矣土門一水始見遼史作駝門金更作統門國初作土門聖武記作圖們要之確屬韓人所稱之豆滿卽光緒十一年十二月朝鮮議政府照會日本明治三十七年龜井忠一二十八年阪本嘉治馬等所製地圖亦均指土門爲豆滿無異詞今代議士某乃謂土門不可與豆滿混同而以松花江上流爲土門穩城以下之水爲豆滿夫固襲日韓人爭界之故智必欲岐土門豆滿爲二以遂其混淆國界之計而非別有新奇之證也彼亦知豆滿爲衆水合流之義詎知土門受有名之水百四十有三其他細水涓流不能指數故有土門之名土門者女真語及國語均爲衆水聚匯之義又包藏萬有之義彼區區受水

十一之海蘭河受水十四之佈爾哈通河等。烏足以當之。至韓人所呼之魚潤江。卽西豆水。土門之支流也。安可歧土門豆滿而爲二乎。土門豆滿江北之確爲我國領土。不惟我國之記載爲然。卽日韓之私家著述。公家文牘。及俄人所著圖書。其在此次界務未發生以前。無不確實公認。今代議士某猶復爲無意識無證據之強辯。謬執甚焉。至延吉廳地之爲中國領土。自古以來。均有記載可憑。其在國朝。爲祖宗發祥重地。故境內悉予封禁。而定爲採捕之區。讀國初封禁吉林之明諭。及道光年間巡查土門江移民之嚴旨。我國民之絕跡於此者。且二百年。韓民更無論。固不得謂其地爲無所屬也。迨光緒初元。始弛舊禁。設局報墾。山東直隸移民之來此者。皆遠在數千里外。不若韓民之僅隔一土門江水。可以攜挈家室。朝發而夕至也。至越墾韓民逐漸增多。界務爭端。乃因是而起。而顧謂之曰二百餘年來無所屬。果何據乎。若夫韓國疆域。鴨綠土門二江以南之地。猶係元代予之。而顧謂其始祖陵墓。初在延吉。是臆說也。近聞日韓人民。遍

掘地中欲覓古蹟以證之。據延吉廳丞最近之報告。則布爾哈通河上流西至灣子河套。發見唐時廟碑一塊。卒未得其要領。安有韓國祖陵在彼。而無古蹟可徵乎。延吉之由封禁時代而入於設治時代。亦我疆我理耳。其孰從而非之。至韓國自昔朝貢聘問交通貿易之道。率由韓境義州渡鴨綠江而達於盛京之鳳凰城。今乃謂鳳凰城以東在我主權之外。然則將謂鳳凰城以東亦非我國領土乎。何其妄也。韓人於土門豆滿之辯論。自光緒十三年勘界時。已自知其非而息喙。其強爲之辯者。固日人耳。日人挾其野心。狡焉思啟。質言之。則實軍事上之計畫耳。鑛務森林農業等類。猶爲附屬之問題。然日本太陽報今年論著。曾議其政府爭我延吉之非。亦可見日人之尙有公論矣。

筆弗遺古文非亦所見日人之尚奇念備矣

宜識將森林靈業參頭錄實惻隱之問服然日本大關辨令平舖善會讀其地其

其題爲之標香固日人耳日人地其理小郊派思娘寶言之明實軍事上文情畫

計其定也韓人爲土門豆漸之線論自光緒十三平場界和自限其共而思親

疑今代臨風思親以東亞非主蕭之長然服孫請鳳鳳思親以東亞非共開聯土平

自昔陳寶題問交旅寶長之義率由新德維洲通郵絲焉而致效溫京之鳳凰

平源古文由桂榮都外而人地始知初外衣非國建暨其其地登而非之至韓國

平同交發良意初聯一以本末省其要證其其體圖而獨小好而無古韻而聯